

2010

中国散文年选

China Prose 2010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王小妮 2009上课记
王开岭 消逝的“放学路上”
史铁生 诚实与善思
南 帆 房价的豪赌
韩少功 伪小人
筱 敏 墙
詹克明 寻找天分
铁 凝 桥的翅膀
莫 言 优秀的文学没有国界
刘震云 俺村、中国和欧洲
贾平凹 《古炉》后记
杨光祖 孤独地走过兰州街道
刘 瑜 谢谢收看
苏伟纯 信仰与国名主义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2010

中国散文年选

China Prose 2010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中国散文年选 /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 李晓虹编
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148-4

I. ①2… II. ①中… ②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9500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30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1.75 1插页
字 数 488,000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2010
中国散文年选

C h i n a P r o s e

序

追问写作的根由

李晓虹

在一个物质化的社会形态中，写作在许多人已经成为一种营生，一种谋生的手段。为钱写作，为名写作，为排行榜写作，为获奖写作……这样的写作始于一个非常具体又非常实在的功利目的，止于评委认可，榜上有名，或由此带来的各种显形和隐形的益处。

这样浑沌的物欲尘埃已经飞扬得太久，以至于弥散在各个空间，遍布各个角落。文坛上发生的种种丑行使人悲观、沮丧，常常不由自主地发问：假如指向灵魂的文字也变得如此媚钱、媚权、媚俗，变成市侩的游戏厅、庸人角逐的名利场，那么，文学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写作的理由何在？

看到了刘易斯·科塞的一句话，让人感到温暖：知识分子应当“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套用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说，写作者也应当为思想而写作，为追求真理、维护社会良知而写作，而不是靠写作去谋利益、讨生活？

编选散文年选的过程，不仅仅是一次次阅读和选择，更是一种执拗的期待和坚持，希望拨开沉重深厚的世俗尘埃，与那些诚实、深刻、温暖的文字相遇，寻找远离价格而指向价值的精神守望者。

最能拨动心弦的总是那些以诚实的态度直面现实，在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并追问其缘由，引人深长思之的作品：孩子童趣的消逝、大学生中习以为常的作弊、天分被齐一化的教育扼杀、“伪”的畅行无阻、高房价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由“墙”引发的思考……亦即用真诚的态度揭示真相，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态度——这些作品比起那些沉浸在自己的“好日子”里沾沾自喜的显摆，有意义得多，也有意思得多。

历史文化散文近年来因为有太多卖弄知识、展览历史的浮浅之作而受到批评。

值得欣喜的是，批评的声音成为前行的动力，我们看到更多从历史起笔，而落脚现实的深厚之作。这里有重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引发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性思考，有对帝王个性的解析中关于人伦与政治关系的考量，也有对大写的“人”的深沉礼赞；有对于鲁迅、蔡元培精神意义的再思考，也有对民族英雄的深深敬意和对于出卖灵魂的告密者的无情鞭挞……这些历史内容无不源于一种积极的现实动因，但是又由于其从历史走来，带着时间长河的负载而更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对于底层生活的描写，在作家的笔下逐渐多了起来，甚至成为一种精神姿态。但是，许多作品流于一种新的庸俗：一些来自底层的作者首先把自己从不幸的人群中分离出来，不无炫耀地表明自己已经走出窘境，进入有车有房的现代城市生活，然后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至今仍在底层挣扎的贫困者，给予一点轻飘乏力的感叹和同情；还有一些人回望曾经的乡村生活的诗意，而在书写时往往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这种牧歌情调是现实乡村的写照。而事实上，它离问题重重的真实乡村状态太远太远，只是作者的一种矫情的自我陶醉而已。当然，在这类作品泛滥之时，仍有一些人以老实的态度表现真实的乡村景象：对于值得书写的乡村人物充满敬意；对于从乡村走到城市的艰难道路，以及每一个个体的不同体验给予关注；对于灾难带来的痛苦和拯救家园的奋斗精神予以反映……

“做一颗独一无二的松子”，是一位老师对学生的期待，也是每一个作家应该追求的艺术境界。网络时代使复制变得异常简单，也使散文的个性越来越弱化。题材相似、语言似曾相识的作品，遍布报刊杂志和互联网，追求艺术个性成为一种艰难的选择。我们希望通过选择一些有独特的写作角度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作品，在显示作品自身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为张扬独特的艺术个性鼓与呼。

从2001年开始编选这个选本，已经和散文一起走过了十年光景，切实感受到她的发展和进步。今年选本的难度在于难以割舍的作品太多，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吧。

2010年11月15日

目录

李晓虹 序 1

诚实与善思

- 王小妮 2009 上课记（节选） 1
王开岭 消逝的“放学路上” 8
史铁生 诚实与善思 11
南帆 房价的豪赌 18
韩少功 伪小人 22
筱敏 墙 23
詹克明 寻找天分 26
铁凝 桥的翅膀
——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 33
莫言 优秀的文学没有国界 37
刘震云 俺村、中国和欧洲 40
贾平凹 《古炉》后记 44
杨光祖 孤独地走过兰州街道 49
刘瑜 谢谢收看 53
黄集伟 集体忘恩负义 57

缅想的灵地

- 林非 在绍兴寻觅鲁迅的踪迹 60
耿立 缅想的灵地 63
吕雷 聆听烈士的声音 71
阎纲 我的邻居吴冠中 76
黄永玉 微笑·汗水·家国 78
迟子建 落红萧萧为哪般 88
吴为山 东方智叟
——悼季羨林老 91
魏峰 唯有爱 92

- 卞毓方 天才不需要转弯抹角 93
 邓亚萍 我和萨翁的故事 95
 李清明 我读余光中 97
 王 庚 想念一位老头儿
 ——忆王世襄先生 100
 王雪瑛 阳光明亮 102

空间与时间的秘密

- 刘再复 双典阅读笔记 104
 王充闾 当人伦遭遇政治 110
 祝 勇 紫禁城：空间与时间的秘密 116
 李木生 人之歌
 ——重读司马迁《史记》 121
 老 冀 大哥是怎样做成的 128
 吴光辉 看不透圆的世界 134
 梅 洁 温汤人家 136
 周闻道 拾起成吉思汗的神鞭 139
 王本道 秦淮河与女人 142
 陈祖芬 奥涅金：哥只是太寂寞 144
 王家新 哥特兰岛上的追寻 145
 张 鸿 你成了我最强的敌人 148

记 忆

- 王宗仁 生长民谣的五道梁 153
 周 明 胡同岁月 156
 石 英 坑道口外，有一棵小桃树 159
 薛尔康 书为何物 160
 马小淘 毕业 2005 167
 李培根 记忆
 ——在 2010 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170

- 沈王一 爸爸，我想对您说…… 173
 李晓虹 平等，是一种境界 175
 简默 K15路车 180
 李雪峰 乡市 182
 王月鹏 在山野 185
 宋唯唯 黄昏里温柔来到的老姬们 187

独一无二的松子

- 周国平 宝贝，宝贝！（节选） 191
 张承志 你的微笑 197
 周保松 独一无二的松子
 ——写给毕业班同学 199
 林渊液 黑白间 202
 郭文斌 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 210
 康启昌 圆混混，活泼泼 222
 小乔 幸福后遗症
 ——世界杯随笔 227
 范曾 爱的哲学 230
 刘醒龙 在母亲心里流浪 233
 唐朝晖 导·演 235
 胡殷红 北京姑奶奶叶广苓 237
 朱东铿 飘摇在悬崖上的生命 239

真不该忘了他们

- 叶多多 这个二月 242
 陈世旭 春回映秀 245
 郑小琼 父母在车上 248
 周同宾 真不该忘了他们 250
 吕虎平 身体的隐喻 254

- 王新华 散客 259
- 杨献平 最不可原谅的…… 261
- 陈启文 城市背后的拾荒者
——“谁正与你擦肩而过”系列之一 267
- 桑 麻 一头驴的回家之路 271
- 高宝军 陕北老汉 275
- 马召平 打煤场 278
- 李登建 爱说笑话的剃头匠顺子 284
- 孙青松 空心村 287
- 李良旭 民工父亲的“幸福” 289

我的私人电影

- 于 坚 昆明：我的私人电影 291
- 苏沧桑 淡竹 294
- 张 炜 一棵树 295
- 张守仁 长江口的芦苇荡 297
- 熊育群 田野上的史记 300
- 凌 鹰 对一条河流的狂想 304
- 徐 虹 嘉陵江边那座古城与我有关 308
- 郭严隶 东方微笑 311
- 李汉荣 无雪的冬天是寂寞的 316
- 马 力 绿波闪漾的美妙瞬间
——日月潭游眺 319
- 东方莎莎 八月的辉腾锡勒 321
- 乔忠延 在天上行走 324
- 杨文丰 病盆景 328
- 王 族 电流穿过狼的身体 333
- 第广龙 榆树的回忆 335

诚实与善思

2009 上课记（节选）

王小妮

一 迎新

每年9月，大学新生入学第一道程序，过去叫“注册”，现在改称“迎新”了。

2009年9月11日，我经过以往接新生的地方。离得还远就遇到封路，警察保安多人把守，机动车一律绕行。今年的迎新气氛异常热闹，红色的充气广告横在头顶，电动机轰鸣，鼓得它滚圆，不同的高音喇叭震撼水泥路面。学生区中心大路两边突然冒出许多摊位，推销手机的，联通电信入网的，卖饮料日用品化妆品的，每个摊位前放射出多名热情的推销员，有戴着耳麦的，有穿超短裙的，临时形成的百米“商业街”水泄不通。新生们所属的各学院旗帜让位给这超强的阵势，在角落里显得很次要很边缘，这就是“迎新”和“注册”的不同含义吧。好几个小女生和她们的父母手拉手生怕被人群冲散，有个男生正打电话，差点被地上纵横的电线绊倒，还兴冲冲地继续：爽，我现在一抬头就是椰子树啊！

在商业意识几乎渗透到每个社会细胞的现实中，类似的场面遍布中国城乡，近几年在山西洪洞、河南安阳、深圳龙华、京郊昌平，我都见过，把它平行移动到任何一地都不突兀。据我现场观察，这场面丝毫没败坏任何人的兴致，相反，刚踏进大学门槛的新生和紧随左右的家长们都挺坦然，甚至受用，他们交了钱来念书，再隆重的贴身服务也应该。这场面让人想到古往今来的“庙会”，逛庙会的人在噪音侵扰、视觉强夺和肢体碰撞中很难不被变成一只感知麻痹的游魂，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气”？当大学“迎新”也成了投入产出链条中一个环节，所谓的高等学府精神殿堂理念，自然会被这水泼油锅似的“人气”一下扫光，那传说中的骨灰气氛以新大学生们18年的人生经历当然没机会见识，事实上我也照样没见识过，所以应视同不存在。他们和我那代人不同了，各自经历各自人生的干瘪枯燥，这会儿看他们感觉良好，也许正满足于眼前的光鲜悦目。

被震得发慌，我赶紧逃。路上碰见参加迎新的大二学生告诉我：这些90后，好傲气好自我啊，说句话能把人顶得一愣一愣的。

我从来喜欢内心高傲的年轻人，最怕他们小白鼠一样任人摆布。希望我的新学生是既自我又欢腾的一群。

第一课，铃声响过，我问他们：从小到大读了12年书，有被压抑的感觉吗？

下面齐声回答：没有。

诧异，正好前一天的新闻里有温家宝总理在教师节谈教育改革，我反问他们：一个老人都认为中国的教育有问题，作为亲历者，你们没感觉？

他们有点迟疑，好像在体会掂量着我所希望的答案。有人说：早麻木了。

只有用网络语言才能转述那一刻的感受：我被他们给“雷”到了。2009年全国进入大学的新生是500多万，我面对的只是其中的50个人，50张鲜活可见的脸让我有点失望。随后的两个月，不断感到大一这个班的沉闷。班长是个高瘦男生，来自陕北靖边，他站在讲台前用他专有的普通话说：很多人我还不认识，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来主动认识我，不要我一个个认识你们。

在紧接着的问卷调查中我得到了下面一组数字（自愿填写，可以不署名，可以不回答）：

关于真理：相信有真理存在的7人，其他42人（有人没答，十几人附了简洁的阐述）。

喜欢的课外书：答案最凌乱，排第一位的是路遥，共五人。同为四人的并列有《红楼梦》、《哈里波特》、余秋雨。郭敬明和鲁迅同为三人。

对于作弊的看法，在后面我会专门谈。

夜里，翻看这些问卷，虽然字迹都还陌生，但是能感受到其中潜动着的少年激情。后来的三个月中，他们中的大部分渐渐和我“见字如面”了。这50个年轻人（不久因考去文理科实验班，转走一人），可能没读过很多名著，心里正郁闷着被调剂到这个偏向艺术的专业，对于自己的未来心里完全没底，但是，仅凭交给我的长短不齐纸条上的回答或者能得到安慰，他们懂得怀疑，有自己的见解，再沉重的教育都没能全部毁掉这些基本的生命本能。

我们互相审视互相选择的一个新学期开始了。

二 点名和作弊

我的课从来不点名，学生都知道，来不来听课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关于点名，本学期有三件事要记下来：

第一件：从电视新闻来的“新闻”

2009年11月24日午间新闻说湖北一所大学，学生代人点名收费五块，代人上课并记课堂笔记收费十块。据最先开拓这项“业务”的学生说，原本他是不收费的，后来“生意”实在好，一个人忙不过来，才叫上更多同学参与并衍变出了收费标准。我把这事当作“当日新闻”在大二课上讲了，我说这学生真有创意，生意开拓到身边了。下面反响热烈，有人拍着桌子做恍然大悟状：这样的都有，不仗义嘛，帮个忙还收钱？

自以为抓到一条新鲜事，下课后，有人告诉我，我们学校小广告栏里现在就有“代人喊到”的条子。

第二件：我在场的代点名

大二的写作课，课间休息，有个中文系的小女生客客气气来点名，是抽查逃课的。我告诉她有一人请假，看一眼她手上的名单，担心铃响前点不完。没想她点名神速流畅，下面的呼应更是奇妙，同样神速流畅行云流水地配合，恰好铃响，小女生仰着脸说都到齐了，立马离开。课在继续，可是我头脑间隙里有什么疑惑，忽然想起，今天起码两个人不在场，可是，小女生离开前明确说的是都到齐了。

我问他们，是哪个人替别人喊了到？那声“到”在脱口而出的时候心慌不？你们之间是怎么分工默契的？如果几个人同时替人喊了到，会不会穿帮露馅？那几分钟里，教室安静死了，与平时上课的安静很不同，站在空教室里一样，空旷中能感到紧张在暗行。除我之外，他们每一个都是知情者，一个临时的沉默同盟。我说，今天的事情很小，看来你们都已经是熟练的老手了，今天能替别人喊到的，未来也许就会抄别人的论文，虚报统计数字，做假账，虽然我早说过不会把我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是，这次，我提醒你们认准你的底线。

第三件：误会带来的狂奔

还是大二的事，朱俊材向我借安哲罗普洛斯的《永远的一天》，我答应下次课带光碟给他，同时在心里重新定位这个外表老实的男生。这部片子常被赞誉为充满诗意，但更多的人当它大闷片，难得朱俊材会喜欢它。

应该带碟去上课那天走得急，忘了这事，铃声响过才想起来，问朱俊材，有人说他没来。心里的自责稍有缓解，想下次一定不能忘。过了十几分钟，朱俊材连呼带喘满头是汗冲进教室，腰都跑得直不起来了，我暗想，坏了，他来了。课间休息，正有学生和我说话，朱俊材凑到讲桌前满脸赔笑问：老师，点名了？一下子我全明白了，是有人通风报信说刚点你名了，朱俊材才一路狂奔成那样。

多讽刺啊，在我自责的时候，这个喜欢安哲罗普洛斯的学生担心点名可能带来

的负面影响，正放下尊严努力向我笑着。什么叫南辕北辙，什么叫心灰意冷。站在旁边的学生蔡青说，王老师怎么会那样！

我见过太多的惩治了，绝不会拿来用在我的学生身上，希望朱俊材的害怕不再发生，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不该在怯懦赔笑中长大。

大学教师可以用点名、挂科等等名目惩罚他的学生，而学生也自有应对，如果教学双方都接受和麻木于猫和老鼠的游戏，还有什么教育可言？

对于作弊，我承认我的坚守有点僵硬，2005年，第一次以教师身份“沉痛地”谈论作弊等于偷窃，直到2009年的秋天，我的态度也在逐渐被环境推移转换着。

2009年9月新生入校第一课，我在“问卷调查”中有意加了一项“你对作弊的看法”。他们有三项选择：不可。中性。可以。50人，有26人回答“不可”，刚超过半数，其他回答有：可以接受。中性。或视情况决定，或未回答。

关于作弊，一些学生附了自己简短的看法，我把它们分成了三类：

一、作弊不可耻

△作弊有很多种，我基本不作弊，但我不鄙视作弊。

△因为考试这东西吧，如果在某种利益上实在没办法的话，作一作弊是可取的，不过最好是可成立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否则，作弊是有损形象的，但不是可耻的，没必要把作弊评得那么低俗。

二、有时作弊可以接受

△考试作弊有时可以接受，当危险系数低时会一试，当然要有冒险的意义。

△由考试的类型规模决定，正规的大考，比如高考就肯定不可以。

△个人认为大学的很多课程是浪费时间的，一个人应有选择地有重点地面对自己的专业课程，虽然我考试真的从未作弊，但以我的观点，作弊如果是有选择的，可以理解接受。

三、不被抓住就行

△老师的课讲得不好，照本宣科，考试时治学生，作弊没什么。

△不喜欢的课程作弊很正常。

△大家都理解，不被抓住就行。

这个调查，源于开学初和教务陈老师的一句对话。

我问：〇八戏影学生上学期期末考试没有作弊的吧？

陈老师说：没有。

我刚要安心走开，旁边一个年轻老师随口说：没发现就是了，您不是班主任吧？

我说：不是。

当我把这个场面向这个班的学生转述，教室里一片欣然会心的笑，明显带着成功过后的默契庆幸和欢快。

到了大一的课，再把这前后两个场面原原本本讲给新生。我说，对之前的学生我已经说过，不会再以我个人的道德标准衡量和规定你们，学校方面对于作弊的惩治条款一定足够明确严厉，任何道理在结果面前都只是苍白，请你们每个人确定和修正你自己的标准。

到了期末，作弊成了管理者常挂嘴边的词，班长再三强调考试纪律，他说学工办又提醒了，作弊后果严重，还说这事他听也听烦了，说也说烦了。下面都在笑，笑班长的靖边普通话。

2010年2月25日，新学期报到，我又去问教务小王老师：上学期〇九戏影考试没作弊的吧？回答是没有。现在轮到我会心地替他们笑了，也许这已经是这些被动的弱者最后和唯一的抗拒方式。

寒假刚到，有亲戚的孩子来度假，闲聊时说到他表弟在河南读大学，每学期花掉不少冤枉钱，一直瞒着父母。表弟的老师明码实价：确保考试不挂科收费二百，一律考前先交钱。据他说：表弟没少二百、二百地买“及格”。这事听得我心惊。随后想到一次无意中听到几个男生议论活动经费不足：那都是我们交的钱，都给老师们拿去吃酒楼泡温泉了……听那语气，大学教师早已等同于肥头大耳的盘剥者，作为后者，你讲出来的话还有影响力吗？至于教师报销单据上赫然列出“版面费”一栏，早该心惊的不应当只我一人。

所有这些身边的平日常态，如果论责任，都不该由学生独自承担，如果说我在2009年9月到12月之间，又碰到几只恶果，树根枝叶土壤空气通通难逃其责。

把这个片段写完，发给儿子看，收到他的短信，照抄如下：

作弊文看了，冷静记录的感觉好，缺点是新信息少，对于年轻人来说没啥新奇特，一个大学教授的角度亲历，呵呵。

新奇，还有多少奇思异想正被更年轻的后人们创造应用着，我知道得太有限。他又说愿意提供大把生动生猛的事例，我说我还是守住我个人见闻的界限吧。

三 方言和诗意

这学期有两次课上得好，这个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因此也是不能预期和不可复制的。

他们对陈词滥调早习惯到麻木了，这是新生第一课的第一印象，五年来都如此，“80后”“90后”无例外。

大一的课第一次讲新闻，照例被两个同学讲成了“新闻联播”，气宇轩昂，学得还真像。我决定拿出一节课来让他们说说家乡，自由发言，唯一要求是要他们使用平时和父母玩伴间的语言。我强调，这是你最初的母语，是你们根儿上的语言。广州把街头商贩叫“走鬼”，山东把外来工叫“草灰”，重庆把打零工的叫“棒棒”，这些被平凡人日常使用着的语言才是活语言。

大家商定从最北方哈尔滨的尹泽淞开始，由北至南，直到三亚的卓怀如。南北跨越大约四千里。

尹泽淞说，老师，说方言是要气场的。我说，让我们试试，共同创造这个气场。没想到他们异常踊跃，争先恐后，从每人仅限一句话，渐渐衍变成舍不得结束，开始大段大段的方言表演。

魏婧说了一段绕口又生动的河南话：日头啊，你清早从东边刺溜刺溜地骨碌上

去，你待黑从西边刺溜刺溜地突噜下来。

来自内蒙古的杨杨教大家用蒙古语从一数到十。

来自宁波的周凤婷不自觉地一会儿方言一会儿普通话。她说从小被强迫说普通话，现在反而说不好家乡话了，怎么说都觉着别扭。

有人一上来就忍不住笑，捂着嘴，怎么使劲都发不出声，好像方言当众说出口。

朴香美是朝鲜族，小时候会说朝鲜话，现在全忘了，正准备重新学。

江西的卢小平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民间故事里，自说自话，一会儿严肃一会儿笑，带动作加表演，全不顾别人听不懂，说了很久不愿下去。

有个女生说了几句，忽然用普通话结尾：我想家。我怕她要哭。

贵州的四个女生一起上来，每人一句介绍家乡，轮到第三个，越急越发不出声来，急得跺脚，另三个人又都扭头盯着她，下面又笑，她更张不开嘴。成都的王诗亿赶紧跑上来帮忙。

来自海南的文呈平说的一段话，海南人也不懂，他的家乡话叫付马话，因为他们村子叫付马村，除本村人外，任何人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世界语言学家说他们村子的方言是语言活化石。

什么叫幅员辽阔，什么叫缤纷各异，他们惊讶不同方言的差异，我惊讶这么丰富的方言被边缘化，而它在生活中依然顽强地被使用着，又永远上不了台面，它在民间活着，多少套话正是在众口一词中僵死。从这一课开始，让我们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事，用自己的脑子思想。

12月2日晚上，讲到“诗意”。过去主讲诗意的是我，他们是听者。这次我准备用一节课听听他们说，题目是“你心中的诗意是什么”。其实，我早先入为主，甚至是准备适当时候开始“扭转乾坤”的。过去几年在课上讨论过“诗意”，结论是，这一代人理解的诗意或者是“消失了的”，“古典诗歌中才有的”，或者，诗意就是“肉麻”，“酸溜溜的文艺腔”，“虚假做作”，一提诗意，学生们的态度或攻击或排斥或不屑。我准备先让他们开个头，在他们说过之后，启示焕发他们对诗意的新认识。

讨论从坐在后排的同学开始（从那次举手之后，多次讨论都从后排开始），自愿发言，可以在座位上坐着说，也可以上讲台，他们多数选择上台。第一个跑上讲台的是石宏刚，他说诗意很难说，太空泛，诗意渗透在生活中各个角落，他来说几件小事，他讲了三个亲眼看见的画面，其中有一对老夫妇互相搀扶过十字路口的一瞬间。

后来我才意识到石宏刚的头儿开得好，他彻底离开概念和空洞，抓住人内心一闪而过的感受，不下结论只有画面。接下去，被启动了的学生们争着发言，前一个还在讲，将要轮到的已经坐不住，跃跃着，脸发红，身子攒动，发言还没结束，下一个已经离座直接奔向台前了。

向玲玲以自己在人行天桥上的经历说，这会儿是诗意的，一转身诗意就没了。周凤婷也说了类似感受。

有人说自己在天桥上看见个迎风吹笛子的，觉得那画面很有诗意，再向前走几步，发现演奏者身后立着小广告牌写着教人吹笛子，诗意一下子全没了。

有人说，有树林有小木屋有大草原有一条路，自己在路上骑自行车很诗意。

有人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就是有诗意。

有人说，有钱才能有诗意。

诗意是真实的，就是一个人观察到了别人观察不到的。

诗意是值得回味的。

诗意是人心或自然中的美。

诗意就是心里暖一下，亮一下。

我们在这个教室里讨论诗意本身就是诗意。

魏荣辉说，生活本身的大部分是无聊的，完全没诗意，人活着不一定是为了诗意。

卢小平说，什么都可以带有诗意，我穿一双拖鞋站在这儿是诗意，老师穿着白衬衫坐在那儿也是诗意。

尹泽淞说，大伙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我来说说什么没有诗意，上数学课没诗意，整天打篮球就没诗意，除了我不喜欢的事，其他的都有诗意。

像一场将近三小时的接力赛，我坐在下面，只是个听客，他们把我覆盖了，是这些18岁的孩子们创造了这温暖的课，我只是个提议者和倾听者，是他们的踊跃把两节课拖到了第三节，不延时就会有人没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不全同意他们所说，虽然诗意被泛化，虽然我依旧以为诗意是稀有的，但是我更看重眼前这些小动物身上鼓动起来的纯情和能量。我和他们像一群围猎者，假设诗意是林中晃动无形的麋鹿，不断有人拍马突进，缩小包围圈，最后那活灵灵的叫诗意的动物已经在我们的大网中了。我们共同完成了寻找诗意的过程。

一堂好课像一部作品，有不可操纵性，它在进行中自我定位，自动选择脉络走向，参与者互相启发互相映照，在诗意这种人自身很原初的感知面前，谁也不是老师。

诗意讨论在同学们自发的掌声中结束，这是大一学生在我今年课上的第一次鼓掌。我认为类似讨论在大二以后的学生中很难发生，他们正在脆弱多变的年纪，一年时间足以面目全非。

（选自《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